

日本人的 反战呼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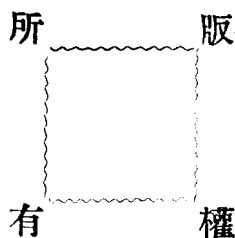
馬鞍出版社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初版

日本人的反戰呼聲

離騷出版社印

日本人的反戰呼聲



出版者

離騷出版社

廣州長壽東路五十號

經售處

救亡日報社

廣州長壽東路五十號

漢口江漢路聯保里十六號

新知書店

廣州教育路名賢坊三號

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初版

實價國幣一角

編者附言

我們這一次的抗戰，是中華民族四萬五千萬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聖戰。我們要認清，我們的敵人祇是日本的軍閥財閥和地主，而不是被壓迫被驅使來做炮灰的日本的工農和勤勞大眾！我們的抗戰，在一方面，當然是爲着我們自己民族的自由和解放，但是在他方面言，用我們英勇的抗戰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簡接地也就是幫助日本的勞苦大眾來打斷束縛他們的鎖鐐！日本勞苦大眾和中國被壓迫民族，有着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我們的聖戰除出全世界最大多數民衆是我們的帮手之外，在日本國內，乃至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裡面，也隨處可以發見我們的友人！這才是真正的聖戰，爲了自己，同時也爲了日本被壓迫被作踐被榨取的人！

在半年的抗戰裡面，不論日本帝國主義軍閥和他們的走狗各個的封鎖言論，但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即使在隔着一條火線的中國，也已經聽到了許多日本「愛正義愛真理」者的呼聲，收集在這小冊子裡面的，雖則祇是極少數的部份，但是我們相信，這種正義呼聲，充分地可以強化我們對於勝利的信念，和倍加我們對於這聖戰的勇氣！

中日兩國苦難的大衆，運命是共同的，起來，緊緊地握手，打倒日本法西斯強盜，建立真正的東亞的和平！

目次

現實的正義

鹿地

日本國家的致命的弱點

不署名

愛正義愛祖國者的呼聲

美代子

中國的勝利是全亞洲的曙光

V M 女士

一個偉大的日本弟兄

陳紹禹

日本共產黨給在華

日本士兵諸君的號召

日本共產黨

從「防共的聖戰」到「驅逐白人的聖戰」

鹿地亘

現實的正義

「日本文化在牢獄中」

鹿地先生是舊日本普羅文化同盟的書記，優秀的文藝批評家，詩人。文化同盟被解散後，鹿地先生入獄二年，前年出獄後，由青島來上海，識魯迅先生，曾譯魯迅先生作品多種。八一三後，不容於日本當局，轉輾逃亡，日來始離虎口，避居我國某地，這是他到達安全地帶後第一篇至情動人的文章，也是日本文藝作家第一次對中國大衆發出的正義的呼聲。

1
「圓的東西，看怎樣切，可以成爲四方，事情看怎樣說，也可變個模樣。」這是日本的俗諺。

八一三以來，我正像和本隊失掉了連絡的游擊隊一樣，轉輾的在危險中逃亡。這中間——差不多在半年裏面，——我的本隊，就是日本的大衆大概也在極困難的環境中間，不斷的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畧者爭鬥。據報載，至去年九月爲止，逮捕了四千的反戰民衆，十二月，又逮捕了差近四百人的先驅份子。最近裁判的結果，其中二百個作家，教授，評論家們，都被判了禁止一切著作的出版，違禁出版他們著作的出版業者，也多同樣的問罪，這和焚書的希脫拉，一點也沒有兩樣。

我不斷地熱望着知道一些我的本隊——日本民衆活動的情形。但是失掉了連絡的我，完全沒有這種機會。最近好不容易才得偶然的機緣，看到了幾本日文的雜誌。

啊，這是如何使我吃驚的事啊！一切都變化了！我愛的祖國，我那充滿了充滿了民衆的嗟傷和憤怒的祖國！一切都變化了！祖國的文化，以前在那壓制下面

，可還不斷地傳達着憤怒的氣息的祖國文化，現在已經完全地被狂熱的侵略者的代言人們所侵佔了。我所發見的不是熱愛著的祖國的進步的民衆，而祇是可惜可恨的敵人的一面了！

這樣的驚駭，這樣的悲哀，諸位能夠想像嗎？當然，知道了過去六年來急劇的日本的發化和發展，體會了戰爭爆發之前的日本一般空氣的我，對於這種可驚的變化，也並不是完全不能預想。不過，現在已經是一種成爲事實而活生生地出現在眼前的驚異了。

不論看那一本雜誌，記憶裏面熟悉的作家評論家的名字，都已經看不到了。排列着的，祇是些從來不曾聽見過名字的作者，看一看執筆者介紹，這些「作者」不是腐朽的軍人，退職教授，就是右翼政客，有名的誰也沒掩鼻而過的作家。在我心裏，閃映了幾百個被逮捕和失却了執筆自由的作家和學者的姿態。在日本，文化已經失掉了，民衆的呼聲，已聞聽不到了。「文化」在牢獄裏面！「民衆之聲」

已經從日本的文化圈裏驅逐掉了。代替他們的，那些老朽愚昧的政客，軍人，正在嘲笑和罵倒那作爲人類文明之精粹的學問和知識！「文藝春秋」正月號，這裏面的一個老朽在說：「看一看那些政治家，學者思想家們的蠢態吧，這些傢伙指導的國民……正像被一個盲目者領導的羣盲，隨時都有墮入深淵的危險」。在文壇，和民衆親近的作家，也已經完全消去了，林房雄，淺野晃，這些丑角，出了一個「新日本文化會的雜誌」，很賣力地在那兒喊：「決定新日本主義的運命，就在這一年裏面」。連名字也沒有人知道的批評家，正像趁主人不在而闖進家裏來的小偷一樣，說：「類似俄羅斯代言人的那些作者們的影子，漸漸的消失掉了，即使言論的壓迫不像現在一樣利害，他們的沒落也是很當然的」。這，正是魯迅所說的「在指揮刀下吶喊」的乏走狗了！可是，即便在這些走狗裏面。也不能不承認「言論的壓迫」了。「民衆之聲」和「文化」完全從中央的雜誌上消去了。可是，這裏的已經消滅了嗎？——不！我知道！這，祇是離開了中央的雜誌罷了。這種傾向

，在五年前我已經看到，文化分散，而開始潛行了。在今天的日本，「文化」的遊擊隊還是存在着。

兩年前從東京監獄出來的時候，文壇上的「民衆之聲」已經被壓抑在苦痛的掙扎下了。但是，那時候我立刻知道，「民衆之聲」還是活着。我從無數的工人，農民，學生們，我接到了無數的激厲的書信。現在這聲音也一定還活着的。不，不僅活，一定還在成長着的！爲什麼，那不是很明白的，在我看到的那些雜誌裏，那些老朽的政客們不都在嘆息和埋怨「國民不理解目前的情勢」嗎？——所以我說，這祇是「民衆之聲」從中央的文壇消散，而近地盤被敵人佔據罷了。

從此，我不想再從雜誌去找「民衆之聲」了。我重新開始來檢查一下我的敵人——侵畧者們的頭腦。于是，我的悲哀立刻變了哄笑，我的心情變成很愉快了。全雜誌上，都充滿了大陸侵畧政策、因此而惹起的國內的、國外的、和戰時財政的苦悶，一方面，是「南京陷落」，「亞細亞再建聖戰的勝利」，……慶祝，慶祝

，……和瘋狂的提燈行列；……可是另一方面，他們却揜着喉嚨在對國民申訴，——「戰爭纔開始呢！仗是打勝了，可是農村的人手的不夠，物價的高漲，商品輸出的激減，……這一切國民都該及早覺悟的。」這是苦悶，這是恐怖。但是，使我禁不住哄笑的，倒並不是這些自明的事實。而是那位川合貞一老先生的「日本宣傳政策的自我批判」。這裏面有一句話，就是我在本文前面所引用的那句極愉快的日本的俗語。他說，日本在宣傳戰上失敗了，歐美諸國都同情中國，而將日本指責爲侵畧者了。將這次戰爭解作「有的國」和「無的國」之戰，那麼聽起來，好像「無的國」就不妨向「有的國」侵畧了。他說：「從國際正義來說，再分割世界資源」這種行爲，並沒有什麼違碍，那麼「話」是說「圓」了，所以，「事情看怎樣說，也可以變個模樣的。」

我哄笑，我按着肚子哄笑了。從這種說法，我才完全地明白了日本爲什麼要派大兵到中國來「自衛」，爲什麼要防止赤化而侵畧中國，爲什麼要保持東洋和平

而使本國的國民飢餓，而在中國的民衆頭上拋擲炸彈的理由！不錯，一個雞蛋看怎樣切法，可以變成別個模樣的，但是這些侵略者的異想天開的頭腦，有一件事是永也不會理解的，那麼讓我來創作一句俗諺吧：

「即使切成四方，雞蛋還是雞蛋，即使說成怎樣，謊話還是謊話！」

我是一個作家，我是以現實主義作爲我的文學的立場。熱愛現實，爲着悲慘的東洋的現實而戰鬥着的中國的大衆！這是日本現實主義者對諸位的敬禮。我們所愛的，是現實的正義！（夏衍譯）

一月二十四日

日本國家的致命的弱點

本文的作者是一位有名的日本左翼作家——爲了某種關係，恕我們不能說出他的名字。

上海失陷以前，有一天，很多裝入了軍隊慰問品的布袋漂着到法國碼頭來。從其中現出罐頭，牙粉，牙刷，守護符，糖菓和千人針等物；弄開罐頭一看，便繼續地出現小小的傳單——「反對侵略的戰爭」！在這兒，可知這是日本軍主腦都狼狽着拋棄於江中的慰問袋了。

讓我來對讀者諸君談談慰問袋的故事吧。

戰爭一發生，於是日本政府便命令全國底男女中小學校，愛國婦人會等反動團體，從學生和團員的家庭強制地徵集出征兵士慰勞的物品，集合女工和女學生

縫白色的綿布袋。在裝中袋進各種各樣的物品，載在船裏，送去給前線兵士，這就是慰問袋。其目的是在對兵士的慰勞與激動，老實說，是精神的總動員，所以，物品中最重要，要算是守護符與千人針了。

其次，談一談千人針的故事吧。戰爭一開始，在日本底大小都市底一切馬路上與車站和人們集中的戲院市場等門前，必定看到這樣的風景。在胳膊上把什麼「愛國婦人會」，什麼「皇軍後援婦女會」等臂章底老老少的各色各樣的女人，拿着棉布與針綫勇敢地襲擊行人。——「請帮忙，爲着我們底勇敢的士兵……」，它們是像乞丐者似地追逐着。而因爲他們也和乞食者一樣的執拗，所以太太和小姐們被弄到沒法子，便縫了一針。這樣才被釋放，如此，千人底人們每人縫一針，就是這塊被千人的垢污穢了的布塊，忽然會變化了。已經是無論怎樣的達姆彈也不能穿過的鐵的衛護了，兵士把他穿在內衣上，便會鑽入心臟中，勇氣百倍起來，能夠向敵人吶喊，那是因爲有菩薩躲在裡面的原故，洗濯是不行的，難道

可以把菩薩來洗濯嗎？在此，便發生一件困難的事了。

蘆溝橋的炮火響了不久，日本之最有權威的「東京朝日新聞」的家庭欄，便登載出這種問題的投稿「線痕一被污穢起來，就會有很多虱子生殖着，怎麼辦呢？」代替了菩薩而被虱子座鎮，是不很愉快的事吧，有權威的御用新聞底一名流婦人評論家，經過熟思的結果，祇能這樣答覆：「沒有法子，在戰壕中，暇時多捉捉虱子吧。」這是名答！請想一想，虱子僅吸去一點血液，但子彈不是奪去兵士底貴重的生命？——這句話譯翻過來就是這樣：「本來兵士的血一點也不成問題，要緊的倒是精神，兵士底頭腦的動員！」

日本兵是多卑怯的傢伙！——糊塗的迷信家！……但讀者諸君，請不要這樣說吧。

不論那一個日本兵都很明白，即使把這塊污布加多幾十塊，子彈還是穿得過去的，不，甚至那勇敢的愛國婦人，把他的千人針懸在胸上，如果摸倣以手槍指

着胸脯「放射！」那他一定叫出「殺人！」而哭起來的。那末，爲什麼兵士又把虱子巢緊緊在胸脯上呢？啊！啊！兵士底心情我們還不明白嗎？他們是開赴死地。他們爲「祖國」的天皇與資本家的光榮去死的。關於「祖國的光榮」，他們像對於座鎮在虱子巢的菩薩一樣地是不相信。但是他們不願死，要溺死的人會連稻草也要抓呢。不，雖不是信仰菩薩，然而這塊布不是裝着後方幾千的祖國底婦人們的愛情？是怎樣溫柔的慈愛的激勵啊？……於是，可憐的兵士將這種愛情與虱子連同懷抱在胸裡。以前世界大戰時，在某國有這樣的事——一位美麗的小姐，他不做人針，但代此，他把他的可愛的臉孔照幾千張相片。他給出征兵士每人一張，偷偷地作下這樣的約願：「請睹此照，爲見真我。俟你凱旋時，我們……。」於是兵士們緊牢地懷着這張相片到戰場去；但，有時在戰壕中，他便發見了許多戰友也持有他的愛人的相片——這就是精神的總動員。

由上到下被總動員着！學生由學校，工人由工廠，被威嚇，被強制：還有婦